

古典學 術講要

张文江
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古典學術講要

张文江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典学术讲要/张文江著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.6

ISBN 978-7-5325-5561-1

I. ①古... II. ①张... III. ①文史—研究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K09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6954号

古典学术讲要

张文江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)

(1)网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1@guji.com.cn

(3)易文网网址:www.ewen.cc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635×965 1/16 印张19.25 插页2 字数290,000

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,300

ISBN 978—7—5325—5561—1

G·488 定价:38.00元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承印公司调换

目 次

《学记》讲记	1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讲记	39
《五灯会元》讲记:无著文喜	96
《五灯会元》讲记:兜率从悦	113
《五灯会元》讲记:丞相张商英居士	134
马致远《套数·秋思》讲记	169
渔樵象释	184
《风姿花传》讲记	196
《西游记》讲记	252
后记	300

《学记》讲记

一

亚里士多德《政治学》写了八卷,最后一卷是论教育,而且是论音乐教育,这本书没有写完。吴寿彭中译本在结尾处有一个注,引用了英国研究者罗斯(Ross, 1877—1971)写的《亚里士多德》。罗斯说:《政治学》这本书“不但关于教育的讨论未曾完篇,亚氏理想国的其他好多事情也付之阙如。是否他的想象力有所不足,或讲稿遗失了一部分,我们现在无可考明。也许他像柏拉图一样,认为具备了良好的教育,城邦所需其他种种就会跟着实现。”(商务印书馆,1983,434页)我看到这个注的时候就笑了。一部著作如果成为经典,什么方面都会有人说好,连没写完也是好的。这本书没写完,有人就说有微言大义,没写完正好。也许亚里士多德真的想象力不足,写不下去了,也许讲稿真的遗失了,作注的人就会来补台——“也许他认为具备了良好的教育,城邦所需其他种种就会跟着实现。”亚里士多德《政治学》最后结束于教育。在中国的先秦典籍中,不但政治归结于教育,经济也归结于教育。比如《论语·子路》:“子适卫,冉有仆。子曰:‘庶矣哉!’冉有曰:‘既庶矣,又何加焉?’曰:‘富之。’曰:‘既富矣,又何加焉?’曰:‘教之。’”这里牵涉了三件事情,首先是拥有人口,有了人口以后发展经济,有了经济以后发展教育。又比如《孟子·尽心上》:“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,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。善政民畏之,善教民爱之。善政得民财,善教得民心。”同样也是强调教育,和亚里士多德一致。对于社会来说,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基础。对于个人来说,教育也是幸福的来源。前些年曾经有一个统计,说在学历层次高的人中,自我感觉幸福的人多一点。当然

学历层次高,并不等同于受教育程度高,实际情况也可能相反,所谓智慧越高越痛苦,知识越多越反动。像王国维的名句“人生过处唯存悔,知识增时只益疑”(《六月二十七日宿峡石》),学多了反而感到痛苦了,那是还没有学好。如果只是乱糟糟地读几年书,确实不行。真的把书读到心里去了,会有一种快乐,所谓“虽南面王不易也”。当然学问不能只是类似于孔乙己知道茴字的几种写法,而是对人生与人性有比较透彻的认识。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息息相关,中国现在提倡素质教育,但是应试教育还是占了很大的成分。应试教育的弊病很大,但是还不能完全废除。为什么如此成问题,还不能完全废除呢?我的判断是,学历成了划分阶层的基础。现代社会在无形中,是以学历为基础来划分阶层的。当然还会有上升和下降,其实永远在洗牌,但取得学历是第一步。教育是不是这个东西呢,可以说绝对不是。那为什么还不能废除呢?因为这几乎是贫困家庭翻身的唯一机会。应试教育确实有问题,但是它即使花钱也买不到分数,无论如何还有着程序上的公正。然而应试教育本身是错的,如果要理解真正的教育,还必须走另外的一条路。

《学记》是先秦留存下来的一篇专门讨论教育的文献,作者大概是战国末年的七十子后学。在中国古代,“学”字就是“教”字,学和教是一个字。郭店竹简《老子》中“圣人处无为之事,行不言之教”,“教”写成上交下子,这个字就是“学”,所以《学记》同时也是“教记”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引郑玄注:“《学记》者,以其记人学教之义。”学和教并言,就是教育的两方面。《学记》的内容有些有事实根据,有些也是作者的理想,像黑塞的教育小说《玻璃球游戏》中的“卡斯塔里”,要表达一个观念。有人认为它是三代圣王的教科之书,这样的评价似乎有些过分,可能把位置摆高了。在我看来,《学记》是一篇有思想性的文献,它对历史有总结,对现实有批判,如果过于推崇它的经典性,也许反而会遮掩其内在的锋芒。综合而言,《学记》论述的是普通教育、师范教育,偏向于有形教育,培养的是贤人(gentleman)。如果从最高标准来看还不够好,不是培养天才,是培养体制内一般人的,所谓的第二楼头。第一楼头是伟大人物的教导本身,偏向于无形教育,培养的是哲人(philosopher)。在古希腊,哲人就是爱智慧的人,不同于现在从事哲学职业的人,而是柏拉图《斐德罗篇》九类人中的第一类人(248d—e),生下来就

是喜欢智慧的。philosophy 有探究的意思,也就是热爱、喜欢,即《论语·雍也》所谓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。第一楼头的人可以不经过学校教育,主要通过自学而成,或者是完成学校教育以后不够了,自己重新再学。所以第一楼头不能废除第二楼头,而第二楼头应该通向第一楼头。对于第一楼头的人来说,应该保护第二楼头,你自己有办法解脱了,第二楼头的人怎么办?在《学记》中有第二楼头和第一楼头接通的契机。

发虑宪,求善良,足以谀闻,不足以动众。

“发虑宪”,发布深谋远虑的思考,形成严肃的政令或法规。虑(慮)与宪(憲)可通,深谋远虑的思考,没有成文为虑,成文为宪。《尚书·兑命》:“监于先王成宪,其永无愆。”以先王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为借鉴,永远不会犯错误。这就是所谓法先王,继承远古以来的习俗,包括成文法和不成文法。宪与法可通,宪本身解释为法,也就是宪法这个词(近代出于日语)的来源。《管子·首宪》:“正月之朔,百官在朝,君乃出令,布宪法于国。”朔是正月初一,布宪法有些接近于政府公告,把这一年中准备做什么事情,以及什么事情可以做、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公布出来,是总的政令。《管子·权修》:“然后申之以宪令,劝之以庆赏,振之以刑罚。”一方面是赏,一方面是罚,其中的判断标准就是宪令。《国语·晋语》:“赏善罚奸,国之宪法也。”宪还有效法的意思,《中庸》云:“仲尼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。”祖述也就是宪章,继承尧舜、文武传下来的文化。为什么会想到讲《学记》呢?几年前有朋友说过一句话,给我印象很深,他说:“当今社会有很多事情,很难判断该不该做。只有两件事情,做了大概不会错,一件是教育,一件是环保。”其实教育也可以看成人的环保,而环保必须通过人来实施。所以两者之间,应该以教育更为根本。不仅如此,教育首要的功能,正在于判断一件事情该不该做。至于如何做一件事情,那还是它其次的作用。“求善良”,历来有两种解释,一种是求善良之法,一种是求善良之人。在两种解释中,我稍稍偏向于第二种,因为前者是手段,后者才是目的。一个好的法有什么用,目的还是造就乃至服务于好的人。但是无论是法还是人,多少还

有些增字解经,不及“求善良”本身,把一切都涵盖了,类似于现在追求和谐社会。“足以諛闻,不足以动众。”发布严肃的政令或文件,追求善良,可以在新闻舆论上掀起小小的波澜,但是民众没有大的反应。諛可以解释为小,也可以解释为诱,大家都知道了,但是没有动心。

就贤体远,足以动众,未足以化民。

“就贤”就是亲近贤人,比如说希耶罗亲近西蒙尼德,毛泽东亲近柳亚子,当然在严格意义上柳亚子还不是贤人。“体远”就是想得深远,注意少数民族、妇女儿童、弱势群体等的利益。“足以动众,未足以化民。”老百姓会受到较大影响,但不会发生变化。而且比较起来,动众尚易,化民较难。

君子如欲化民成俗,其必由学乎。

《学记》开始的三句,是古代国民教育的总纲。“化民成俗”的俗,也就是移风易俗的俗,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于古希腊的 *nomos*。“其必由学乎”,一定要走教育这条路。政治影响社会快,教育影响社会慢,但是教育更为根本,而且贯通于未来。社会中所出现的问题,一定会在教育中有反映。“发虑宪,求善良”、“就贤、体远”是政治,是上层做的事情,“化民成俗”是教育,是下层做的事情,而下层是上层的基础。君子的工作贯通上下,这个工作就是教育。《学记》中的君子,就是《周易》、《论语》中的君子,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,“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,“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”。君子为成德之名,《白虎通·号篇》云:“或称君子者,道德之称也。君之为言,群也。子者,丈夫之通称也。”《学记》孔颖达疏:“君谓君于上位,子谓子爱下民”,不是君子的标准解释,但是注意上下的沟通,也有一定的意义。《学记》在这里点出君子,就是它所期待的理想读者。而所谓化民成俗,也就是后来鲁迅所重视的改造国民性。《学记》里有许多好东西,如果有人想知道什么是好老师,什么是好学生,一定要参考一下。不是完全照着它做,而是读后受启发,你会有一个明白。

玉不琢，不成器。人不学，不知道。

玉琢是加工物质，人学是培养人才。人怎样才可以算成器呢，那就是看他是否知道。在现代汉语中，“知道”是明白眼前事物。在古代汉语中，“知道”是明白眼前事物和整体的关系，明白眼前事物背后的道理。单单探讨道理也许会脱空，跟你眼前事物有关系，那才是“知道”。在现代汉语中，“知道”的意义没有了，但是这个词还保留着，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，天天用的词中有大道理。中国古代以唐为界限，唐以前主要思想往往讲的是道，宋以后主要思想往往讲的是理。清末以后引进西方的思想，道也不讲理也不讲，如果允许开个玩笑，那就是“不讲道理”了。“玉琢”的譬喻出于《论语·学而》：“子贡曰：‘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’子曰：‘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’子贡曰：‘《诗》云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其斯之谓与？’”子贡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”，虽然是对的，但还是偏向于消极。孔子“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”，把消极化为了积极。从一块璞玉出发，一点点加工，一点点深化，就是切磋琢磨。《荀子·大略》云：“人之于文学也，犹玉之于琢磨也。”古代的文学就是文献。文学是孔门四科的最后一科，当时读的那些文本就是文学，大致相当于后世的经学，跟现在的文学概念不一样。人需要文学就像玉需要琢磨，用经典来琢磨你这个人。

是故古之王者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

建立国家，治理人民，首要的事情就是教育。

《兑命》曰：“念终始典于学”，其此之谓乎。

国家的根本建立在教育上。《兑命》原文是：“惟教学半，念终始典于学，厥德修罔觉。”《兑命》好得不得了，这段话尤其好，它出于伪《古文尚书》。如果清代的考证成立的话，这篇《尚书》出现比《学记》晚，但是内容非常有意思，我们以后另外讲。“惟教学半，念终始典于学”，典就是主，就是常，自始至终地压着，念念不忘地想着，这就是学，也就是

重视教育。如果把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和“念终始典于学”合在一起，就是所谓的学习型国家。当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全国上下有一股朝气，大家都想把国家推向前进，好像看到了光明。胡耀邦推荐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《激荡的百年史》，书中讲到，日本为了振兴国家，大力普及和推广教育，几乎每个村庄最好的建筑物，就是那里小学校的校舍（孔凡、张文译，世界知识出版社，1980，10—11页）。这就是全民对教育的重视，学校被看成国家的根本。现在我们有这个词用得非常好，希望小学，希望在小学里，小学就是希望。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”，《易经·序卦》在乾坤之后继以屯蒙，屯就是建国君民，蒙就是教学为先。当然这还是初步的一说，《易经》的变化太多了。

虽有嘉肴，弗食不知其旨也。虽有至道，弗学不知其善也。

必须有直接的接触，也就是感性的认识，毛泽东《实践论》所谓“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，你就得变革梨子，亲口尝一尝”。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1，287页）《大学》开篇曰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其中“在新民”一句有异文。朱熹《集注》作“在新民”，王阳明据古本作“在亲民”，到底哪一个正确，历来有争议。后来看到一个道家人物的解释，我觉得非常好。他说，“在亲民”是命功，“在新民”是性功（汪东亭《体真山人真诀语录》）。“亲民”跟老百姓联系，是命功。“新民”教化老百姓，是性功。亲民就是新民，新民就是亲民，可以没有矛盾。

是故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。知不足，然后能自反也。知困，然后能自强也。

自满是因为没有学，不知困是因为没有教。学过或教过的人，才明白自己的无知。而明白自己的无知，本身就是学问。自反，谓反身求诸己，《孟子·离娄下》云：“则君子必自反也。”自强，谓修业不敢倦，《易·乾》曰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

故曰：教学相长也。《兑命》曰：“教学半”，其此之谓乎。

“教学半”，前面一个字读 xiào，后面一个字读 xué。教是一半，学也是一半，合起来是教学，也就是教育的两方面。教师一半是教，一半是学，学生一半靠旁人教，一半靠自己学，这就是“教学半”。在教学的两方面中，教的主导在学，学的主导在教。好的教师永远把自己当学生，而学问的有些至深之处，只有当了教师才能学会。一旦渐入佳境，发言吐句，往往惊人又惊己。教学相长，学生会了，教师也会了。

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党有庠，术有序，国有学。

“家有塾”，古代二十五家为闾，住在一个巷子中，巷首有门，门旁边的地方就是“塾”。后来“私塾”这个词由此而来，就是每个巷子口有一所小学校。在外面做过官的人退休回来，老先生见过一些世面，力气也没有了，在这里教孩子识些字，讲些做人的道理。“党有庠”，五百家为党，每党设置一个庠。“术有序”，“术”就是遂，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，每遂设置一个序。如果勉强作比拟，“家有塾”相当于现在的就近入学，“党有庠”相当于区重点，“术有序”相当于市重点，“国有学”相当于全国的最高学府，也就是大学。“国”是天子所在的首都或诸侯所在的都会，那里所谓的国学，也就是当时教育阶梯的顶端。在《学记》中，四种名称相应于四级教育体制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“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，学则三代共之。”把四种名称分配给了三代。《学记》从空间讲，《孟子》从时间讲，到底怎么样不知道，就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。

比年入学，中年考校。

“比年入学”，比就是排着，每年都有入学的人。“中年考校”，“中”是隔开一年，到了适当的年份要考试。考就是稽考，考察，考试，校就是校正，校核，校对。所谓学校，就是用学来校对你，把自然人改造成文化人。用弗洛伊德的说法，就是把压抑加给你。但人之为人，就是

在压抑中获得解放。人怎么可能脱离社会呢？压抑是校得不好，通过压抑来解放，才是唯一可能的途径。

一年视离经辨志。

“离经辨志”，郑玄注：“离经，断句绝也。辨志，谓别其心意所趣乡也。”古代的文章没有标点，“离经”是把文章分开来。把句子、段落分开来了，这篇文章也就懂了。“辨志”是知道这篇文章讲什么，每篇文章都有一个作者的志。还有一种解释是要看看学生的志，我觉得可以是同时的。其实把作者的志向看懂了，学生的志向也会逐渐熏陶出来。用一年、三年、五年这样的序列，就是所谓“中年考校”，也就是隔一年进行考校。为什么说“视”呢，就是看看你到什么程度了，和我们今天分数至上的考试有所不同。

三年视敬业乐群。

这是同学关系，注重团队精神。敬业是根本的职业道德，乐群是学会和别人合作。

五年视博习亲师。

这是师生关系。为什么要尊师呢？因为老师对学生有人格影响。

七年视论学取友，谓之小成。

“三年”差不多等于过去的初小，“五年”是高小，“七年”就是中学。七年初步教育完成，所以说“谓之小成”。“离经辨志”是文本教育，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读书。“敬业乐群”是职业教育，你懂了一点道理，知道了合作，可以踏入社会了。“博习”是因为单纯的职业教育不够，还要多学一些其他的東西，把基础拓宽一些。而学的东西多了，彼此的矛盾也会出来，老师给你辨析其中的矛盾，自己也从内心尊敬老

师了,所以说“博习亲师”。“博习”是多读多接触,“论学”是自己拿出判断,类似于我们现在交一篇毕业论文。“论学”照应“博习”,在“博习”中形成自己的抉择。“取友”照应“亲师”,师友是同道,你取什么友就亲什么师。所谓取友,实际上就是取可以和你的思想交流的,这种思想来自你的“师”。对于非血缘的社会关系来说,君臣是互相压制的,师友是互相衬托的。上一辈是师,同一辈是友,论什么学就取什么友,友是你自己的镜子。《说苑·杂言》引孔子言:“不知其子,视其所友。不知其君,视其所使。”看和他交往的是什么人,就可以从侧面了解他。宋代邵伯温写过一本《邵氏闻见录》,卷七记宋太宗叫陈抟去看看当时还是皇子的真宗能否继承皇位,陈抟走到门口就回来了。问他为什么,陈说看门打杂的是宰相将军,里面的人就不用再看了。这就是“论学取友”,你有什么友,你就是什么人。然而“论学取友”还是小成,如果思想一点点升华,同时代可以谈到深处的人越来越少,最后必然走入历史,也就是《孟子·万章下》的“尚友古人”：“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，又尚论古之人。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，是尚友也。”如果从八岁开始上学，到“七年论学取友”，“谓之小成”，已经十五岁了，相当于《论语·为政》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。有的研究者用另外一种算法，就是“离经辨志”读一年，“敬业乐群”读三年，“博习亲师”读五年，“论学取友”读七年，然后大学读九年，加起来一共是二十五年（王树枏《学记笺证》卷二）。这样从五岁开始到三十而立，或是从七岁开始到三十二岁。我不太敢相信这种算法，古代应该不会有这么好的条件。其实这里也不用说死，开头用了一句“古之教者”，可见不一定是当时的事实，也可能包含作者的理想，更可能是事实加上理想。

九年知类通达，强立而不反，谓之大成。

“知类通达”，就是在某一门类中融会贯通，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。比如说王力，在古代汉语方面就是专家。但他是否在其他方面也是专家呢，不见得，这是知一类通达，已经不容易了。而知万类通达，那就是古代理想中的圣人。“强立而不反”，标志世界观的形成。这可以分为两方面，好的方面是教育成功，坏的方面是被传统思想洗脑。在中国古

代社会,法律没有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,因为读书人从小念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遇到事情自然而然不会反应到犯法的地方来。礼法礼法,礼在法前,法的份量就减轻了。《论语·尧曰》云“不教而杀谓之虐”,孔孟的思想化入民族的 nomos,就是所谓移风易俗。如果只有法,怎么可能管得了那么多那么细呢。“强立而不反”,强立是有了独立的人格,不反就是荀子《劝学篇》所说的“木直中绳,鞣以为轮,虽有槁暴不复挺者,鞣使之然也”。面对外来的诱惑,他比较不受吸引。你把不对的东西强加于他,他不会轻易认可。这就是“谓之大成”,可以接通于大学的教育,也就是当时最高的教育。

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,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。此大学之道也。

如果从德智体三方面来说,“知类通达”是智育,“强立而不反”分为身和心,于身当体育,于心当德育。教育完成以后,在人群中起作用,这个人就是君子,接通和社会的联系。“说服”就是心悦诚服,“怀”就是安抚、包容,《论语·公冶长》:“子路曰:愿闻子之志。子曰: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。”近悦远来是古代理想中的王道,同时也是大学之道。

《记》曰:“蛾子时术之”,其此之谓乎。

蛾子就是蚂蚁。蚂蚁一点一点地衔土,叼成了一大堆,学问也是一点一点地积累,最后形成独立的人格。清代王鸣盛的学术笔记《蛾术编》,书名用的就是《学记》典故。

大学始教,皮弁祭菜,示敬道也。

进了大学,开始就是祭祀。祭祀是古老的仪式,在这里并不迷信。“皮弁祭菜,示敬道也”,可以比较现在的开学典礼。“皮弁”是一种白鹿皮制成的帽子,是当时的礼服,可以比较现在的校服。开学的时候为什么要穿礼服呢,因为这是庄严隆重的时刻,我是大学生了,自我期许

两样了。“祭菜”是祭祀,要祭这个领域中最好的、最根本的老师,比如说孔子。列奥·施特劳斯有一篇演讲《什么是自由教育》,非常值得推荐。文章提到:“老师自己是学生且必须是学生。但这种返回不能无限进行下去:最终必须有一些不再作为学生的老师。那些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是伟大的心灵,或者为了避免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的含糊其词,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心灵。这些人实乃凤毛麟角。我们不可能在课堂里遇到他们任何一位。我们也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遇到他们任何一位。一个时代有一位这样的人活着,就已经是一种幸运了。”(《什么是自由教育》,一行译,刘小枫、陈少明主编《经典与解释》5,华夏出版社,2005,2页)这样的人就是“祭菜”的对象,也就是偶像的偶像,老师的老师。大学始教“皮弁祭菜,示敬道也”,和小学始教“一年视离经辨志”不同,是书本又不只是书本,展示了另外一条上行之路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(A. N. Whitehead, 1861—1947)说:“如果不能经常目睹伟大崇高,道德教育就无从谈起。如果我们不伟大,我们做什么或结果怎么样便无关紧要。对伟大崇高的判断力是一种直觉,而不是一种争辩的结论。”(《教育的目的》,徐汝舟译,三联书店,2002,122—123页)举一个例子,我这里有个孩子在读德语,我看见他拿了一本生词在背。我跟他讲,这还只是中学的读法。问他歌德知道吗?知道。问他马丁·路德知道吗?不知道。我让他到网上去搜搜看,一搜,出来一大批像片,都是德国的文化名人。我说你作为大学生,只知道背生词是不够的,这还是基础功夫。你脑筋里要有这些人的象,他们是语言的根本。比如说,马丁·路德翻译《圣经》,对德语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。又比如说,歌德《威廉·迈斯特的漫游时代》,你听到这个词就去查一查。这样就一点点来了啊。你要学好一种语言,脑子里要有这些人的象,经常观摩经常接触,感觉就会出来。这其实就是“皮弁祭菜,示敬道也”,应该是伟大人格在熏陶你,你跟他们一点点建立亲密关系。今天知道一点,明天知道一点,后来知道一个人了,后来知道几个人了。这些人是民族文化的脊梁,教育的根本就是伟大人格,伟大心灵,伟大思想。当然也没有这么方便,施特劳斯说,你真的去倾听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交谈,你会发现他们之间也是矛盾的。那么到底谁对谁错呢,自己根本不够资格评判(同上,7页)。当然,到了这时候,你的语言程度完全两样了。这其实是没有底的,然

而只有这样才能学好。自由教育的真谛是唤醒人内在的卓越,也就是柏拉图所谓“人性中之人”(《理想国》589b),职业教育是其次的东西。“皮弁祭菜,示敬道也”,学一个东西,先要把这个领域中最好的人找出来,还要找偶像的偶像,老师的老师,这样一直推上去,而具体从谁那儿起步,不过是一个契机。从传统的观点来看,每一行每一业,都有一个祖师爷,就是当木匠也是少不了鲁班的。为什么是祭而不直接是学,因为先要放一放,他们的距离和你差得不知道有多远。“皮弁祭菜”是先有一个象,但这个象不是给你迷信的,而是有了这个象,你不会被眼前的小景物障住或迷住。如果你能逐渐进步,这个象是可以一点点改变的。

《宵雅》肄三,官其始也。

“《宵雅》肄三”,练习《诗经·小雅》中的三篇诗《鹿鸣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华》,是君臣和睦,互相慰劳,互相激励,讲道修政的象。在古代读书就是政治,就是知道怎样做领导,互相体谅,合作做好一件事。“教学半”,老师和学生合作上课,结束时大家要互相慰劳。好比一场音乐会,演奏结束要互相鼓掌,台下的鼓掌是激赏,台上的鼓掌是答谢,没有观众的配合你演不好。《鹿鸣》是“燕群臣嘉宾也”：“呦呦鹿鸣,食野之苹,我有嘉宾,鼓瑟吹笙。”现代“嘉宾”这个词从这里而来。“鼓瑟吹笙”,大家都非常起劲,在同一个场合中你捧我我捧你,把事业抬上去。用现代话来讲,这就是一个领导集体,培养的是领袖人才。领袖群体之间互相慰劳,互相体贴,互相合作,互相激励,我读了《学记》才看懂这首诗。《四牡》是“劳使臣之来也”：“岂不怀归,王事靡盬,我心伤悲。”有一支部队派出去了,那边很辛苦,将士非常想回家。但是国家交付的任务没有完成,虽然想家,还是要做好事情。这首诗是王者劳使臣的,他设身处地,体谅到你心里。做王的人理解他们想回来,但就是因为你而他们回不来,所以在上边要快点想办法解决,让他们早一些还乡。《皇皇者华》是“君遣使臣也。送之以礼乐,言远而有光华也”：“载驰载驱,周爰咨询。”用礼乐来送他,派他出去做事情,不辱使命。总共三首诗,一首是大家在一起互相抬敬,一首是慰劳外边回来的人,一首

是派人出去做事情。诗中没有想过君臣之间有矛盾，矛盾在这个场合里解决了。大家互相激励，一群人在一起，就是要把国家搞好，所以说“官其始也”。做官是堂堂正正的事情，必须互相合作，你和我配合，我和你配合，不是你使我绊子，我使你绊子。至少儒家的理想是这样，你先要领略到这个气氛，不是先去学阴谋诡计，这就是“《宵雅》肆三，官其始也”。《左传》襄公四年，也提到这三首诗，可以作为印证。穆叔（叔孙豹）访问晋国，晋国乐工“金奏《肆夏》之三，不拜”，“工歌《文王》之三，又不拜”。后来“歌《鹿鸣》之三，三拜”。问其缘由，他说，我是一个使臣，上边两组太高了，我的身份够不上，所以不能拜。而“《鹿鸣》之三”，第一首《鹿鸣》是表扬寡君的，“敢不拜嘉”，第二首《四牡》“君所以劳使臣也，敢不重拜”，第三首《皇皇者华》有“五善”，“敢不重拜”，所以拜了三次。古代就是这个排场，至少有人听得懂这些诗。这三首诗我觉得是好的，配合不起来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在领导人的脑中，一定要有协同之象。

入学鼓篋，孙其业也。

“鼓”的作用大概类似于上课铃，击鼓警众，敲一下上课开始。“篋”，古时没有书包，就是竹子做的书箱。“孙其业也”，“孙”可以有二义，一是谦虚，谦虚地学习。一是顺着，就是学下去。打开书箱，把上次没学完的课业继续学下去。

夏楚二物，收其威也。

“夏楚二物”是棍子，这就是体罚。从教育学的发展来看，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探索，终于把体罚废止了，现在老师动学生一指头，吃不了兜着走。那么古代是否可以随便施用体罚呢？那也不见得。“收其威也”，把打人的东西收起来，起吓唬作用。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有体罚，但是尽量不用。最好是放着给你看，收敛整齐，示人以不可侵犯。

未卜禘不视学，游其志也。